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則如卷之十六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郴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魏崔浩之死高允其有定論乎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  
寵任專制朝權嘗薦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  
太子晃欲於先徵新徵者為之次第其議良是浩弗從  
允謂浩曰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將何以堪之允知浩  
有取死之道也浩監史書事閱湛鄰標共譖佞浩勸刊  
所撰國史以彰直筆允謂湛標所營恐為崔門萬世之  
禍而浩竟用湛標議允知浩有滅族之道也北人譖浩  
暴揚國惡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等下至僮吏皆

夷五族允持疑不為乞更一見魏主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允明浩無應死之罪也魏主因此意解然猶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檻送浩城南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古今反逆之刑不過此何其酷也嗚呼浩無應死之罪而有取死滅族之道乃卒受此誅也平日之才略與其君之寵任其足恃乎浩嘗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魏主嘗謂浩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指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曾中所懷過於兵甲朕之征伐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

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汝然後施行河西入貢時又執浩手以示貢使宗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其極口於浩如此而今一切刑之如此何其酷也史稱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或傳李孝伯卒魏主曰崔司徒可惜李孝伯可哀嗚呼晚矣

○崔浩初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其甥盧玄止之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玄於此時有以知浩之所以得罪於衆者矣

○王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其外戚貴盛竟賜以死景文非不知止足者而不能脫

高危之禍君子蓋嘗悲之嗚呼物已極矣而方思避勢已窮矣而始求退已心則爾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亦就其極而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慮也景文自表解揚州時帝與書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此言不爲無理景文亦獨柰之何哉帝賜景文藥景文方與客棊神色不變局竟以敕示客府兵皆憤景文止之乃作墨啓答敕致謝飲藥而卒此則景文之賢而明帝負之君子之所爲悲之者也

○王景文以明帝元舅屢辭位任言甚切至明帝不許而卒以藥賜死此豈景文之罪哉盛滿之地其禍蓋有避之不可得者而世之人方且於位任未至則求進而不已既至則固據而不退以此得禍何足惜也

○沈攸之兵起黨齊者以爲反耳劉氏視之實義旗之舉攸之事不成而齊之篡始成攸之未嘗反劉氏也史繫後世勸戒正公論所在沈約宋書乃以鼎運將移迷樂推之數爲攸之罪是爲有人心者之言邪郢州之敗功曹臧寅曰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倉曹參軍邊營亦以不降見殺大將軍節下有臧洪其人非苟然者攸之與宗室踐義形於言宗儼之所代爲表檄文疏攸之傳不悉載蓋史爲齊諱也傳中有臧

渙詣益城今天子斬之之語可見齊臣當時之筆約有未及改者雖然約本齊臣而身又佐梁武禪齊之事以德愧桀犬之人而述悖言宜矣

○褚淵事晁以道謂自開闢以來未有比有近臣一日北面稱贊翊佐命以本朝輸人者實自淵始淵風穎器識見獎時流位重名尊冒恩非淺明帝顧命之際本無蕭氏淵乃引與共之蕭言及世事袁粲正義以折奸謀而淵默然歸心成彼大逆沈攸之事起非淵先備其內之計粲或當有濟而胞懷乃爾賊黨識其無竒才異節豈獨保妻子愛性命而已石頭城之謠傳遍天下耳目淵何以視息於覆載間邪宋革為齊道成以淵為司空

淵弟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崇復有今日之拜淵子賁恨淵失節遂不復仕淵從弟炫亦非淵身事二代嘆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德不昌今有期頤之壽沈文季啓世祖曰褚淵自謂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淵入朝以扇障日員外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宋史諸傳雜記數條如此景倩之謂竹帛所笑者真千載有餘戮也

○源懷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貸飲酒其足為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為公乎自君子觀之二人者險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於



原件短缺

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爲之地處已待人誠公而厚母與飲酒可也

○太尉韋雋爲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又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所以語其子之言也天可必乎而君子不以隳其爲善之心就三人觀之湛愧於爲善多矣宋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

○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道不拾遺敬則立威

○齊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察佐以下造請咸起送之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寮宋富公弼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効之自富公始也

○東昏之廢蕭衍至新林馬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舡衍圍空城州郡皆遣使請降袁昂在吳興獨拒境不受命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陷閉門獨守俄而兵至仙琕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嗚呼當時所謂義

士止如是耳。衍以言慰仙理，勿有所嫌。仙理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此可謂義士之言乎？衍既篡齊而帝，頗見遠，不食數日。卒帝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頗見遠，乃至於此。梁武此言殊未識西山餓草之爲義士也。

○梁朱雀門灾，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相顧未有答。何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史臣稱其時以爲名對，何哉？蕭氏之襲天甚矣，而敬容敢此面諛，尚足嘗耶？前史載此類非一，各爲誇譎之辭，足以見紀事者之無識也。

○梁書載扶桑國人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姊妹三日不食。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孔子不云乎：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

○比齊書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范蜀公蒙求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夫以昉爲善人，則知毀昉者非善人矣。陳水記聞：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



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昔漢汲黯言公孫弘三公祿多而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釣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真宗之賢王太尉其或亦以其謙讓邪太尉自言在相位又政事闕失必多所以望於其君而納忠直之諫者意亦深矣

○北史齊王昕雅好清言詞無淺倍為東萊太守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忌

而及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為笑樂東萊  
記事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慮囚公曰汝與某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對坐上官吏以倍語問之始答二子之性習如此非今所謂對牛彈琴者乎而或以為迂或以不通訾之不知人性蓋自有要如此者

○北齊皇甫亮性質朴屬有勅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宋魯宗道為諭德日真宗嘗有所召使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酒肆飲歸中使先入白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詰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

大罪中使去遂以其言對真宗竒之謂之忠實可大用  
宗道對使者之言亮之心也真宗識人可謂得之牝牡  
驪黃之外而彼齊主之竒者亦不可謂不知人矣

○北齊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習積年遂  
善此技族第亦因母病醫為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針藥  
母病乃除隋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徧覽經方得以究  
極世號名醫誠諸子曰人子嘗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為  
孝乎由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  
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寔同  
道幼唐有王壽亦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  
高若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

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  
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  
嗚呼許世子止而通此春秋不得而誅之矣或問左氏  
謂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非邪許世子始之不知  
藥進藥而不知嘗此許止之罪也君父有疾臣子之所  
以盡心力者宜莫如藥物矣其勿自專焉可笑大儒伊  
川有言醫是人子分內一事醫之為道吾儒其可以忽  
乎哉宋李虛已母喪明虛已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  
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  
疾尋平此又以孝為醫者也

○蘭陵王長恭邳山之捷威名大盛齊主忌之及代段

韶督諸軍頗務聚斂所親尉相頽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豈非以邛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頽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爲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問計相頽勸其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齊王遣使酖殺之宋張忠定公詠在陳得丁謂逐寇萊公報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遂爲歸計買田宅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朱子門人記朱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豈避禍哉禍豈可避邪春按忠定公事陳無已叢談云爾容齋隨筆云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常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

何有所謂垂崖自汚之事晦翁之論正矣殆亦未考其實也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憤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堯堅之緘口戒之哉

○秦王世民洛陽宣武陵之行王世充將軍雄信引槩來逼不有尉遲敬德事其危矣李世勣素與雄信友善誓同生死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捷絕倫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杜如晦與其叔父淹不協淹當死如晦迫於楚客之義爲之請而得

免如晦之所請者決不如世勣之所請者之力也而太宗聽如晦而不聽世勣蓋有憾於雄信前日事耳大臣各爲其主雄信何罪太宗之量於此未爲宏也

○唐武德末年玄武門之變房玄齡實勸長孫無忌首發其謀他日上實錄而書六月事不無微隱何哉玄齡嘗以此爲周公之事矣何爲隱之其隱之也亦知其事有異於周公矣前此何爲勸之玄齡非成君於惡者始也見道未明而卒也固有悔乎

○或問王魏之事范太史受說伊川而歸其罪昔者孔子不罪管仲王魏於仲果有異乎考管仲荀卿書桓公亦是兄弟殺兄與秦王事何異王魏奉高祖命而事建

威建成之死也上有高祖在焉二宮左右與秦府兵戰未已高祖勅令內外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王魏之受世民處分蓋高祖意耳何得而讐之春曰秦王之殺兄與桓公不異也建成之爲太子與子糾之在諸公子列亦不異耶王魏固不得藉口於管仲已嗚呼王魏尚得爲高祖之臣也哉高祖以秦王功高素心欲立之而立建成者特以其長耳建成之不克負荷後來亦易見矣高祖欲易之心特未發耳王魏不爲晉之衛瓘和嶠盡忠高祖而勸建成以立功又勸以早除秦王然則主魏非高祖之臣也太子事定王魏不躬待罪高祖闕廷以謝無狀詹事主簿之引雋州之召不躬受高祖之命

而遽就列嗚呼若之何其可免於君子之責也

○惟房與杜為真宰輔唐人有是言也助天理物之任  
三代而下漢則蕭曹為冠丙魏有聲唐則前稱房杜後  
稱姚宋宋則慶曆治平韓范富歐更升迭用言相業者  
必先焉以今考之叅之于何言之于相環之于宗皆起  
繼位琦淹弼修雖同一時中書與樞密殊叅政與平章  
異矣若夫共掌朝政位齊時竝而典章文物彼謀此斷  
睦聚可定則從漢哀宋末或有如房杜者也叅與何有  
隙及代何能一遵約束相嚴毅吉濟以寬崇善應變環  
善守文宋四公上前持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其人品  
雖優然意見終不能以相一者有在而玄齡每議事帝

所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如晦長於  
斷而玄齡善謀固非獨三二自六十九人九十八族之所  
逮者也史臣謂房杜為相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  
由而不知其相業蓋靡乎無可尋迹矣所謂貞宰輔者  
其在此也夫此像許先生廷綸家藏先生官南通政時  
春偶與論予所見人間版得唐人遺象衣袍領圍其頸  
若無裏衣不可曉先生曰吾家房杜象正如此因出視  
春得歛衽過目焉像頌中爵號與劉昫史不合昫史列  
傳他人當時贊詞率不載獨載二公贊有曰才兼藻翰  
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者有曰建平文雅休有  
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者蓋二公圖登瀛圖凌煙閣

時語此像頌又不同焉而繪事精甚絹素雖就散神采  
燁如意必有肖於瀛洲烟閣之所圖者非宋畫院臨本  
之所能及也先生藏此寤寐其人惟在其相業而已此  
奚足深辯予肅觀之餘輒此哢哢亦特致夫仰企之私  
云爾嘉靖丙戌正月十日書

○書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云刑濫則懼  
及善人律文斷獄失於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  
於失入蓋寓此意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網  
稍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入無罪失出則獲  
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  
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

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  
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殺之利在於人  
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後魏高允詳刑平  
允以為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蔘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釁况  
凡人能無咎乎為士師者尚其有警于斯

○唐李勣在軍中臨事選將必訾其狀貌豐厚者遣之  
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勣之謂薄命之  
人羸弱者也夫選將與卒異視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  
惟其體貌豐厚則遣之其有不為劉景升之大牛者乎  
王莽嘗用巨無霸矣體貌非不豐厚也其足以成功名

乎宋常獻體貌素羸不能跨馬非勳所謂薄命之人乎  
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而槩定之於區區體貌間豈選  
將之道也宋沈攸之少孤貧請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  
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後累功遷中領軍  
封真陽縣公時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謂遵考曰形陋  
之人今何如勳嘗聞此事乎意世之用人不亦有類於  
勳之選將者邪自武氏身言書判之法行而舉選非其  
人也多矣

餘冬序錄卷十六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室竊卷之十七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唐太宗之忠李世勳徒以其不負李密而信之耳初勳  
弟感陷於王世充令作書召勳對曰兄尚節氣昆弟不  
能移也以立武事觀之所謂不負不能移者何在勳臨  
死謂弟弼曰我子孫付汝母令後人猶吾笑房杜也我  
死歛加朝服庶著此奉見先帝勳欲何顏服唐朝服而  
見太宗也武后光宅元年勳子敬業起兵匡復為李孝  
遠所敗后追削勳官爵發塚斷棺盡夷其族距勳死才  
十一年而有此覆宗之禍後人齒冷豈獨房杜之比而

已哉天之報施於斯見矣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棟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傳奕曰此邪法也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覺頃更胡僧倒地若為所擊者更不復蘇翻唐宗陳仲微為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神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徽過寺其徒文揭其事以為寬旦暮呪詛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桀以曲在已之僧而欲呪詛何心公處之士夫邪不犯正得死宜矣然則祝詛之事孰謂其無神明哉

○高宗以立昭儀事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玄宗以廢太子事謀之李林甫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自家事一言而王后蕭妃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遂不得其死矣嗟夫后乃天下之母太子君之貳也而奸臣一言而殺之天子以天下為家天下之事孰非天子家事家事之大有大於易后與太子者乎而為之家相者此無所豫則何事可豫乎利口之覆邦家如此人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夫婦而一言決意生死間之人倫之間非天合人合之篤者孰謂其可保哉

○劉延祐弱冠登第政事為畿縣最

延祐任

南時李勣謂之



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勤於此可謂知言路巖初佐崔鉉於淮南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然則早達亦豈其人之福也哉延祐他無聞而巖不克令終吾無足論也已

○駱賓王匡復唐檄文有弑君鳩母之語人但知史載武氏害王后事而不知高宗之死乃武志也五王為唐舉義誠以春秋缺鉞行之武當戡獻李家太廟而乃遺賊不討使得從容上陽受顯冊死稱遺詔何哉逆豎三思之肉不隨二凶同磔都市而欲藉手昏童置之机上以自立威難矣義旗未偃身遭反噬禍亂相尋雖天運則然亦人謀未盡之所致也

○武氏之將易唐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百官中獨武臣李安靜正色拒之後來諸賢豈不有豫焉者安靜之死何亦無一人以訴其寃也當時王公百官使皆安靜其人彼武氏能獨居其位耶安靜之忠前無愧褚遂良後不減張柬之輩矣春故表出之以補春秋特書之筆

○周武氏朝以男戴女以陽從陰習而安焉唐之大臣拜其表感激至為流涕魏元事奉而遷宮猶自謂違故主

而泣人臣終節也

姚元崇事

一時人心至此朝野僉載乃有

盧氏不令子事女主事氣節烈然稱大丈夫有不及何哉賢如狄公身雖周朝乃心唐室屈身以濟大功非區區事女主之人然聞姨是語自不能不慚在他人士當何如哉僉載云仁傑啓其姨曰表弟有何願當悉如旨狄公之公正恐不如是表弟而材吾當品其材自官之不材國家名器非可恩假我安得問所願也幸其姨賢也姨若不然而為其子過請所願亦將悉如旨耶狄公嘗言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其所啓於盧氏者吾不可不為之辯

○神龍初要宦闕執政以次用其親常巨源秉筆當除十人而楊再思得其一餘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何人亦知負天下為可恨當時士夫又在再思下矣巨源所謂時當爾耳今人亦多言是此等時節開此等花司化權者得無有感於此言乎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

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爲禹錫言得改連州  
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爲世勸夫耶一善而  
稱之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  
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齋筆  
錄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  
化成爲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  
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  
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  
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

蕭嵩之見僧化成之所爲告者可以免後時之殆矣

○史稱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爲相謂之曰李尚書  
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愜挺之素薄林甫竟不  
詣挺之可謂持正能不阿矣九齡非阿人者而教挺之  
乃如此昔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  
爲害不求益也九齡蓋以杜預事爲挺之計耳九齡善  
挺之而教之以是取相則九齡非愛挺之者也然則預  
之餉遺貴要欲免禍也亦豈君子所得爲之事哉宋林  
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  
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客曰縱不求福益亦免禍  
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

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既不能隱而仕小則謹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若苟逃謹斥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懦而不能蹈禍難者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唐玄宗以張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帝有九齡不用而欲求如九齡者用之豈非感歎抑其心有不泯者故爾

○唐玄宗初政姚崇為相世號懷慎與馬開元之治崇實輔成之懷慎何為者耶崇非其君任之專而其同寮推之無所忌抑何能爾崇嘗奏請序進郎吏再三言之云

宗不應崇懼趨出上謂左右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即吏卑秩乃煩朕耶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吾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是固宜崇之能輔成開元之新治也然則懷慎其不亦得為賢相乎有才者人或不得不服而守正者尤易為人所忌懷慎縝終薦宋璟上納之崇罷璟為相史稱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是固然矣璟之為相也蘇頌與馬璟與頌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頌助之然則頌其不亦得為賢相乎胡氏嘗論姚崇張說罷而復用宋璟蘇頌斥而不復

之故而嘆君子之難合甚矣守正者之尤爲人所忌也  
○唐賢相稱姚宋而姚資權譎宋性耿介故論者每以  
劣崇如逐張說罷魏知古事皆崇之譎也史言之矣春  
觀武后遷上陽宮時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張柬之等  
曰今豈涕泣時耶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  
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故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  
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姚獨免所以  
涕泣者蓋預知後事矣崇豈無知而自黨邪僻者此亦  
崇之權譎也雖然古人明哲保身之道亦何用此吾觀  
崇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亦有譎道存焉意譎而事  
正此其猶可稱歟

○盧懷慎爲相時以伴食目之中書政本之地其可容  
伴食之人乎然坐鎮雅俗有如明皇之言要不可無此  
人也史載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尚通尚濶尚吏尚  
文尚儉尚直各其所長若懷慎之清亦宰相中不可無  
者懷慎之卒家無餘蓄清不埃言其上表薦宋璟輩並  
明時重器以人事君尤得古大臣體是可以伴食嗤之  
平

○顏真卿爲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  
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食乃陽會文士泛舟  
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  
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宋李光

則刺雄州時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允則乃復托護祠而築關城徙浮圖以寓斥候使敵不疑而城守堪望之地益謹焉此二臣者當其時既不得為而為之慮如此今日慎固封圉之令屢下而外郡邊邑曾未有一人能盡心者盜賊竊發夷狄侵軼所在皆成蹂躪之域豈不可重罪耶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一郡城守具備玄宗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朱泚謀逆段秀實擊泚遇害德宗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嗟乎中主之世愚佞容身於朝得享其利而忠良往往擯棄偏方閒地及其亂也忠良自挺當其害而容身取位者既已烏獸散矣向之腹心股肱今日何在而盡力效節乃其所不識之人其所委用不至之士嗟乎此其所以有亂亡之及也丁亂在亡而始憐其所不識之人痛惜其所委用不至之士何益玄宗吾不論德宗時真卿尚無恙也德宗惜秀實不及用而於真卿復投之虎口以快奸相之計何中主之難悟而君子之多不幸也

○楊庶夫樂府厲鬼之詩不存而有其序譏切厲鬼不能殺尹子奇賀蘭進明殊不成語伯有之為厲也子哲

之死子產實殺之申生與伯有之見夢於其國人也史駭其言之驗耳巡死而進明不旋踵以退敗子奇亦隨手誅矣巡之言不既驗矣乎楊又譏巡守城食人事史謂巡遠事自韓李序傳以來天下已無異言楊氏所言皆前人有斷案何足更辯幽冥報復大雅君子不道焉春獨於人傑鬼雄不忍以為泯泯之國殤也故特誌之○郭子儀不問發墓之人宋儒謂雖占之齊物我者不能過春以為不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豈有生死間邪所謂齊物我者能忘物我相形之私則善耳若併其至尊親而忘之異端之害也汾陽於此其事在甚難問之際其心豈忍遂忘物我之間其對德宗之言涕淚俱下

其預思之熟矣不共戴天之深讐乃吾君側之巨蠹欲窮其事則不能無致憂於吾君而時勢如此久主兵柄之大臣一言或出誰與解此大結乎史稱汾陽自涇來朝中外懼有變當時人情可知而汾陽謂此天譴非人患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此汾陽之識量之所以過人也

○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之世與肅宗為布衣交靈武之會預謀軍國弘濟艱難厥功不細代宗自未為太子時已深相倚藉矣衡山之起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為刺史周知人間利病候報政而用之因以泌為禮

州刺史夫人必先試者不知其才故也必在先朝欲用  
爲相不可得今尚須試遠州邪而泌乃僂俛爲之常衆  
非蔽賢者此殆不可曉矣

○唐德宗召朱泚入朝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  
之盧杞忌張鑑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  
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若以臣貌寢惟  
陛下神筭上乃以鑑兼鳳翔節度使明鑑爲部將李楚  
琳所殺李希烈陷汝州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欲出  
之會上問計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  
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所信服真其人也  
上乃遣真卿宣慰希烈爲希烈所殺李揆有才望杞畏

其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上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  
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  
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還至鳳州卒春嘗惟奸人之  
傾正士亦多術矣彼若直爲不根之言無對之謗以相  
醜詆聽者不能不察受者猶得明而辯之惟夫陽托公  
論陰釋私憾使聽者無所置疑而受者至無以自解焉  
嗚呼此奸人之術所以尤易行也杞之惡鑑也謂鳳翔  
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其惡真卿也謂真卿四方所信  
可不勞師而定其惡揆也謂揆練故事揆行則人不辭  
遠使此其言非有毀也而三正士爲之出何其易也噫  
非明君其誰能悟奸人之術德宗之愚悞弗之覺也無



怪已

○唐德宗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泌曰此杞所以為奸邪也若陛下知何肯用之春以為杞蓋有才以濟其奸邪者也故其君不能覺而用之穆宗時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帝面諭牛僧孺曰直臣事雖慙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代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宋神宗嘗稱呂惠卿美才司馬光曰惠卿過於王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夫小人有才虎而翼者也其君不覺而誤用之未有不貽家國禍

者

○逆賊朱泚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為冊冊成仰藥死人之失節者畏死耳系能仰藥不難死其何救於失節耶黃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髓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迢得死所矣

○吏部尚書常陟以宗人伐墓相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此法今無聞矣

○唐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其子璿入見德宗以為監察御史懷光後與朱泚通謀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

不愛其父與家族顧力不能回爾上曰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死璠亦自殺胡氏論璠父敗則死之言冀上留而生之而上不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璠勿死璠亦可以不死矣春以為此言為德宗錄功誅叛謀則可爾使璠而賢自不容不死璠之密言於上其忠也父敗則死其孝也若有冀上留而生之意璠不得為孝亦不得為忠矣德宗誠念懷光前日之功而許其子不死璠亦當以不死讓餘兄弟不然璠之告父特為自免之策而已懷光誠得命璠勿死璠亦當以死從

父蓋璠嘗告父矣忍令父死而我獨生乎吾未見璠有可以不死之道也後唐明宗子從審從莊宗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審曰爾父忠孝於國有大功今為亂軍所逼爾宜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從審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諒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為己子從莊宗於汴將半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歐陽公曰無父為生無君為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

已耳私則兩害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  
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  
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  
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  
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  
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  
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從環之於莊宗知所  
從而得其死矣或問胡之言蓋歐陽之意而予論確不  
與其生何也確於父未敗之時蓋已自無可生之道嗚  
呼確之處君父問其亦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夫

○貴妃生於蜀明皇為之幸蜀褒姒育於戎幽王為之  
死於戎女禍之應如此哉

○昔人論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此陳濤斜之所  
以敗也春觀瑄傳瑄不惟以虛名自累而又以人之虛  
名累已已惟其好名也故有自累之事惟其好人之名  
也故又有累已之人效古法用車戰惟其好名故也任  
書生當軍旅惟其好人之名故也嗟夫名之為累大矣  
杜甫稱瑄醇儒有大臣器使下承平自當是一名卿賢  
大夫而用違所長一敗塗地功隳身廢豈不可惜哉杜  
詩註謂子美以論瑄事貶華州又謂賀蘭進明譖瑄并  
及子美故被逐質之甫傳與年譜蓋不然也甫論瑄在  
至德二載張相救之得免尋還鄜州扈從還京乾元元

年仍任拾遺秋始出為華州司功不為論瑄出也然自是不蒙省錄開闕流離饑餓終世嗟夫許身稷契之人視諸以天下為已任者竟何所成就哉

○盧駢因詔錄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口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識者賞其明而簡王文正公遺事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伍千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灾殃足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我朝凡有賜大臣之物臨終蓋不封進宋人賜大臣已下動有至二三千兩者不獨王文正公一人而已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詔此即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知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歐陽歸田錄云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所傳殆非唐故事矣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子儀之見其不賢於承嘉乎今制六部司屬皆書其部而都察院則各道直書其道而不繫於院正為各道得自彈事於院可以不相關白故耳

○唐李乾祐永徽初為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娉少府監主簿李玄又妹為妻玄又妹即宣道堂姨同

堂姨實稱從母何得成婚而法無此禁古人正名遠別  
後代違道任情將恐平人浸以成俗然姻屬無服而尊  
卑不可昏者非止一條請付群官詳議可否左衛大將  
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  
母之姑舅妹姉女壻姉妹堂外生雖並外姻無服請不  
為婚詔從之仍著於律令宋洪景廬隨筆姑舅為婚在  
禮法不禁而世沿不曉案戶婚律父母之姑舅兩姨姉  
妹若堂母姨之姑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  
壻姉妹不得為婚者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若  
中表兄弟姉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今州縣  
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者皆失於不能

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姉妹  
為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為妻妾宣帝詔母族  
絕服外者聽婚皆偏國之制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詔朱  
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  
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  
當為婚故為離家所訟或已娉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  
或成婚有年見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  
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慟人心議律  
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  
謂父母之姉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為已之尊  
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為姑舅兩姨之子彼為

姑舅兩姨之女無尊卑之嫌為子擇婦為女擇壻古人未嘗以為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已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載焉如其不可則必不在所取也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取以臣所奏下群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然今律猶有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離異一條國家并取魏周之制防民末世亦不得不然耳

息系何先生餘冬序錄塞余卷之十八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郴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李懷光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曰我以爾為子柰何負我死其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易心苟免賊名而死死其心矣懷光殺之夏貴家僮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為軍統制鎮江北降福與子大源等結貴軍復之知鎮巢貴既臣附元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貴以元兵入城執福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呼曰法誅首謀何

至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懷光之以兵反從泚也德宗奔梁州貞元元年馬燧等討懷光諸軍平河中懷光縊死貴之降元也閱四年而死去其養于家掩之死纔幾時演芬與福百世其芳而為之義父主翁者萬年有餘矣矣

○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裴延齡在德宗朝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與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延齡何恃而敢如此德宗非不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異聞外事而親厚之此小人之所以無忌憚也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

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玄宗何人之祖歟而延齡敢為此言而德宗亦不之罪宋高宗之相李綱也顏岐言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閒地綱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議如此臣願歸田里至於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顏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語塞綱乃赴堂治事甚矣小人之無忌憚其何所不至也欲諛其君則不顧其君之有祖欲黨逆而排正以諛讐國則不復知其君小人之



無忌憚而敢言乃至是也是而弗誅朝無復可誅之人矣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念念於傷物者天將何以處之夢得于時有激之言聊復翁異世之公論也可畏哉或曰春秋

為賢者諱君子成人之美張陸不當復被此議春竊謂

不然後之君子觀此可以益勸於為善矣蘇子瞻云張

建賢有後揚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意雖有為言之而其言自足警世劉趙所言亦然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是四人者造後獨至相位然論者不滿焉以虛名之無實也春按造之外韓會者故奸相元載黨也大曆中坐載貶官以卒其立身如此無可言者而柳子厚謂其名高致謗殆恐不然彼盧與張直文人之靡耳四夔之稱抑何以異叔文之黨謂可與興堯舜之道者乎○憲宗討淮西又未有功韓愈上言淮西三小州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

與不斷耳退之為平淮西碑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是  
證前語

○韓信師事廣武而定三秦李愬客禮李祐而平西蔡  
廣武之謀祐之計之所成者非信與愬之功也邪

○李肇國史補記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  
下發狂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或辯其無是事蓋  
為退之諱也而辯者又言退之詩實有之退之蓋欲以  
警諸在位者能上不能下之戒耳夫退之誠欲警諸在  
位者然何至不自愛乃如此乎此真好奇之過耳史補  
記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退之為巡官同在  
使局或譏其年輩相懸退之曰大虫老鼠俱為卜二相

屬何恠之有此言亦近乎戲退之使王庭湊至壽陽絕  
句有園花巷柳之思語林載之謂指其二妾絳桃與柳  
枝也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皆頭樹擺弄春風只欲  
飛還有小園桃李在梨花不發待郎歸則謂其妾柳枝  
後逾垣遁去家人追獲故詩云云自是專寵絳桃豈其  
然乎退之有二侍女見贈張籍詩無疑然至箋其詩而  
實之事如此恐近於誣君子矣語林又記退之病將卒  
召群僧曰吾不樂將死汝詳視吾手足文無誑人云韓  
愈癩死也夫退之學道之士當塔手足之時何暇慮僧  
之誑而詔戒如此是知為語林者正誑退之者也韋絢  
記劉禹錫語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程曰崔大

丞相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  
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共愈說着文章此是過人也  
又曰韓愈初貶制詞席舍人爲之曰早登科第亦有聲  
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元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  
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也問何謂曰出  
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如劉所云退之真  
自一輕薄者他如語言行事安在其不然邪然以劉禹  
錫其人而議韓愈輕薄吾自未見劉之能重厚於愈也  
大抵退之在當時文才傑出而氣節又復挺拔言語不  
能讓人人宜有多嫉者退之抗顏一世其推尊者亦獨  
其門人耶據言李翔云韓退之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  
人也與人交至卹其孤爲畢婚嫁孟郊張籍之類是也  
噫道學名一世之人如程如朱尚不能理於衆口而况  
獨以文焉者乎退之脩順宗實錄劉柳之黨直筆而書  
禹錫所以謗退之者有在矣

○我身蹈立軻爵位不早縮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刻  
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之意  
公之子景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肖焉而公之孫承狀  
元及第爲特聞人此語固不誣也然繫乎天者終非人  
所能必白髮被兩有飢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  
紙筆陶公此語又當誰責張續云先生厚積於躬薄取  
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

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世有食浮於德無功而受上賞之徒其胤祚彫落不克永世論者曰天道昭昭可爲貪夫炯戒而又有不盡者跖壽顏夭之事宋諸君子謂天道不當就一二人身上論之信矣哉

○韓退之與馮翔邢尚書書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亦遠矣欲求得卜之道盡於此而已宋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杜豈

有得於退之所謂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邪夫以財施人人之美行而妄施不可也彼有假國家之名器以私加諸人而一不問其賢愚者可也乎哉

○韓退之送孟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於昌黎處也

○皇甫持正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惟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望我其心不猶愈於儒冠朝服

而溺於淫恠之說以數彞以備者耶東坡爲勤上人詩集序云歐陽公好士而士之負公者有之翟公之客負之於生死貴賤之間而公之上上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佛者惠勤長於詩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公薨於汝陰予後見勤語及於公未嘗日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予然後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於公也審矣眉山山人傳巢谷學古兵法游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存寶坐罪犯公逃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蘇轍謫嶺海公往詢訪轍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於朋友之義無愧

高恭惜不遇褒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也

○柳宗元說節叔文竄斥永州貽書所善蕭俛言情又貽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漠然無應史稱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用故無用力者春不知畏其才高之云畏忌其將壓已邪抑畏惡其恃才將復爲國害也蕭俛吾弗論若許孟容自爲給事中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挽轍士號權許此其人於宗元之材當無所忌而亦不見其有所用力或者寡不勝衆抑或不能無所畏焉故耳噫宗元材矣而卒以竄斥死蓋不善自用有以致之非不卓也

○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

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叅以激紳紳愈果不相  
下詆訐紛然逢吉遂兩罷之紳之剛愈之勁直君子也  
使不至不相下者逢吉之計不行矣小人陷君子特能  
巧中如此

○裴度傳敬宗時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  
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李德裕傳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  
聞南方之水率一六儂一人使往汲往者日數百人德  
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  
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  
從之此一事兩紀裴李之見正同而彼此傳不牽連書

及使贊皇之請先下令狐不當復為舉禁晉公之判已  
行則所以從之者不在贊皇之請矣

○司空圖撰李璣行狀稱美其著作甚至而惜其焚於  
賊火無聞於時以為陽春白雪世人寡和孫光憲瑣言  
載之其信然乎光憲言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數君  
子之文凌轍荀孟糝糠顏謝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  
已而梁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文章之美理當  
傳世其獲傳與否又自有幸不幸者今昔所嘆不獨李  
璣梁浩而已梁補闕事退之輩集中無一言語見及而  
光憲謂此數君子宗仰其人為龜鑑不免近於誕矣  
○任用宦官前代有國之初自無此事漢高借枕樊噲

得排闥而言之而東漢循致燎原乃爾唐自中葉有監  
軍者或問之朱子蓋其時因疑諸將特以親信叅之宋  
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為宣徽使太宗謂  
太重不可遂創宣政使處之朱子曰朝臣諸將中豈無  
可任者須得用宦官彼既有功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  
法制恐啓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  
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後  
世之事無亦有類是者乎故春備書之

○李肇國史補載李沂嘗放一死囚他日遇其人于途  
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酌之物妻慮數少此人曰酌物少  
不如殺之李急遁而免孫光憲瑣言御史穆延晦者黃

巢亂後歸東都宿號州公館收群張有謂典客曰我受  
穆家恩命今侍御過州須展分報德典客以告穆脩狀  
謂謝張大怒詰其言遂斬謁者穆驚恠歸館張尋遣人  
就害之併害其同行李監察航以滅口諺云恩將讎報  
誰信世乃有此事耶

○王涯舒元輿為相時涯有從弟沐在江南老且貧跨  
驢詣涯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  
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  
造門候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筵與涯俱腰斬元輿族  
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  
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

南元與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關元與收族  
守謙得免或曰沐之併命蹠之禍也守謙之幸免愿之  
餘福豈其然哉魏文明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官至侍中  
孝文即位承祖坐賊削職禁錮於家承祖方用重手親姻  
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不常謂承祖  
之母曰姊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  
服不受疆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  
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  
常着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疆使人抱  
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  
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

姨貧敝特赦之欲免禍者若楊氏乃非幸免者矣

○仇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  
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  
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士彼見前代  
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士良之  
言閹寺傳心之秘密藏也而史臣得而述之為益大矣  
○唐韋貫之為長安令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  
所記曰此其姓名也願識之而進於上宋孫抃薦唐介  
吳中復為侍御史或以為公未嘗與二人相識曰抃豈  
求識而臺官夫實之薦人必欲識之而抃不求相識二  
者孰是曰人有賢否不識之而遽薦則恐有舉名之累



必求識之而後薦則不無市恩之嫌人之賢否不可不識而人之面不必相識也孫固爲審刑詳議官時韓琦知其賢論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爲編脩中書諸房文字魏公非市恩者而欲見固欲知其賢決爲如何爾及諭使來見而不肯往其賢不待見而決矣此所以益加器重而薦之也歟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用惠山泉時有水迤之號或諫水迤有損盛德德裕曰末俗安有不嗜不欲者其不求貨殖不邇聲色今止一水耳德裕南荒之謫水迤何在嗜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羨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具雄黃硃

砂煎汁爲之過三即棄其滓而自謂嗜止一水可信乎

○柳宗元爲呂溫誄云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

東平呂君卒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哭

者逾月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戍不酒去樂會哭于神

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舡

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觀于今也蘇子瞻謂

宗元敢爲妄誕居之不疑如呂溫之卒云二州人哭逾

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

得之蓋以溫特八司馬之一耳柳又其黨其言不足取

信於世也予觀溫知衡州時送毛令絕句曰布帛精粗

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屬雖是蒲鞭

也莫施其愛民之心發於言語乃如此其政必有可觀者今之為太守者不郵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課之多寡以為殿最是則又呂司馬之罪人也温之為政視他人蓋必有可觀而足感乎人者後人徒以其平生而不信之其所言又出黨人之口人益不信人之脩身誠意平生不可不謹蓋為是宗元之誅乃曰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殆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重若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其祭文又云君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云云柳之言且不見信於當世之人矣况後人乎

○唐自安史構逆之後四海糜沸洎乎黃巢而大亂成矣世嘗恨賊難滅賊不難滅也巢賊荆襄之敗渡江東走或勸劉巨容窮追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益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止賊由是復振明年賊屯信州遇疫癘卒徒多死請降於高駢時昭義等軍皆至淮南

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因悉遣歸  
賊訶知諸道兵已北渡淮遂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擊  
之兵敗勢復振若是者賊果真難滅耶巨容身死成都  
駢亦族阮廣陵前日之富貴功名所以邀君而專已者  
今安在也若國家喜負人語則在上者所當知  
○唐王起敷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  
僕妾所有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  
祿仕之士不能樽節稍豐則餒及狗彘少歉則困彼妻  
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  
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餘冬序錄卷十八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終臯卷之十九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叔孫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諛取親貴馮道之所事如叔  
孫而貴任又過之安得不受重戮於後世

○五代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  
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  
與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  
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  
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之所能  
為但他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

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南唐柴克宏職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  
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吳越兵攻常州克宏請效死行  
陣唐主使將兵救之遂大破吳越斬首萬級克宏請復  
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夫人之才用而後見耳柴克宏  
不有常州之行誰復知之宋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  
之諭近臣曰人才湏用而後見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  
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  
有功矣周公謹舉陸放翁贈劉改之詩李廣不生楚漢  
間封侯萬戶宜其難以爲用阜陵語異時劉潛夫作沁  
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  
翁語也春按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  
萬戶侯豈足道哉孝宗蓋因此言之放翁潛夫之所用  
者一皆文帝語也

○張昭生五季間號名儒碩唐與唐尹張憲奏受昭府  
推官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爲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  
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  
進爲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苟  
覩顏求上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公能  
行之死且不朽相泣而去憲遂死之史稱時論昭能成  
憲之節春未見昭之能自成也昭事明宗官侍從清泰  
中至御史中丞入晉累官尚書右丞入漢又累官禮部

尚書入周又累官吏部尚書封舒國公入宋又拜吏部尚書進封鄭國改封陳國公而卒昭不以古人之志自成何也為史者曰昭居五季之末以典章譏述為事傳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吾亦未見昭之能稽古也昭去憲時有執昭者昭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主辱臣亡死而無悔考昭平生其有愧於斯言也哉

○五代時馮吉雅好琵琶臻其妙教坊供奉名手亦莫能及宰相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吉善屬文工草隸而重有此好乃至於此入宋以佻薄不至大位其不宜乎歐陽迴仕蜀為散騎常侍嶺南千分司西京太祖知其善長笛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迴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迴欲驗言者之不誣也郭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然非將相所為從義大慙太祖於二臣所以辱之以為時之鑒戒者深矣○張美仕周為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



原件短缺

美必由為供給周祖聞之怒將譴責之而恐傷世宗意  
徙美為濮州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即位召為樞密承旨  
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以幹敏稱上連歲征討糧餽不  
乏深委賴焉然以澶淵時事頗薄之美亦自愧宋曹彬  
仕周世宗為引進使時太祖與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  
事未嘗造門群臣讌會亦所罕預太祖登極後召謂曰  
我疇昔嘗欲親汝汝何故踈我彬頓首曰臣為周室至  
親復忝內職安敢妄有交結上益器重焉竇儀嘗仕世  
宗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  
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  
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  
繆矣質之蓋棺也太宗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者持  
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可惜爾嗟夫質平生  
讀書蓋獨未曾識得一忠字也

○范質不死柴氏生宋朝亦才幾年而止太祖因論輔  
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  
太宗亦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  
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當時欠此死者多  
矣而獨質為可惜質何用此數年不死為哉質臨終戒  
其子旻勿請謚勿刻墓碑其自歎固有在耶質苟於閤  
中就食時聞變即死即其名在韓瞪眼上而可以免其  
倉卒遣將之罪矣然則質死于陳橋未變之前其得為

完人乎質嘗仕後唐晉漢矣以歐陽子五代史觀之未必非雜臣也而世宗任之獨至當日事質能不欠世宗一死固無愧於豫讓也而質不然此熙陵之所為惜之也歟

○范杲魯公闕閤之家能刻志於學以文名而不善治生再入史館家益貧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史稱人皆笑之杲兄晞性畜居京兆殖貨鉅萬不肯恤杲然則時人何為不笑其兄杲可憫不可笑晞不足笑者也魯公質在時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時人傳誦以為勸戒李昉作相杲乃自言先公嘗授制誥一編許其才堪此職太宗書玉堂額賜翰林杲又上記因請備職竟用躁

競改官不得意而卒杲若誦其先公所授之詩安有是事是則其深可笑者也

○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韓忠獻公琦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夫不以私喜怒而戮人則雖殺人多而非傷已之仁當其罪而殺人則雖日殺百人而不取人之怨矣

○宋趙普為宰相凡有投利害文字皆置甕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沆在相位常言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



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此之謂也險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劉元城論本朝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沆之所云大似失言然有深意祖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王旦執政陳彭年嘗詣政府呈狀曰科場條貫旦投之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退再來旦不見向敏中出陳所留文字旦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耳普與沆時中外所陳何必皆過陳彭年邪以是知三公皆所謂得大臣體者矣

○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畫造作侔於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高鑰為常歲時惟廝養擁畚負鍤者於其間而已夫人生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其所寓人生亦何苦求飾所寓為哉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東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郡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遵吾

言毋以為慮人能如范公所言無唐人惟展畫圖看之歎矣

○燕山竇氏儼善術數兄儀常鄙其詭怪儀有花椅二儼見之謂其一隻某月日先破儀愛護不用至期竟為從人汙毀儼嘗謂弟儼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總無壽云云及後皆驗然則儀鄙其詭怪非歟儀仕宋太祖意在求相嘗勤某事極其嚴劾以合上意然竟官尚書而止豈非數歟君子於術數詭怪之事誠可鄙不足信然有理焉有命焉而數寓焉君子未有不順理而安命者也若儀者而不悟於儼之所言豈不尤可鄙哉

○李沆嘗言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富弼亦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良善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春嘗求之古今君子小人仕止間其事無一不如此二公之所言者是在上之人辨君子與小人為君子主張如何而已矣

○宋人記呂蒙正及第寄聲胡旦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償胡之所言也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以監渇睡漢之朝有無不可知若文穆器識吾恐不知是也

○党彥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  
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笑見  
筆刀彥進武人闇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  
言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人喫杖  
不亦宜乎

○宋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  
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覲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狄  
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  
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  
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  
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

客至晚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  
崙矣

○曹瑋父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  
守邊材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會有屯駐禁軍白  
晝擗婦人銀釵於市者吏執以聞及累加詰問具服斬  
之譽達京師億復見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庭之議  
皆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此旦笑曰外庭之議何  
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為盜主將斬之常事耳瑋知  
秦州七年羗人讐服邊境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  
往矜其聰明未免變瑋成績旦用及者以及重厚能謹  
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諫水張詠知成

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王旦對於  
上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狂妄有變更矣上是  
之言者亦服野山此可為用人者法

○寇公準為相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安軍指  
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寇問其故曰例簿  
也寇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  
政者正由此耳司馬公光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司  
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西府  
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  
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  
何也惠卿不能對

○寇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僚頗不悅它日又除官  
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  
若用例二吏職耳范仲淹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  
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  
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  
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夫  
用人不以次非寇準其人不可若凡超格者委之宰相  
而非其人則不如用例簿希文之所謂百官圖者猶為  
有據依也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求見趙  
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金春州

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望遠改前命外彰寬宥實乃置之  
死地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  
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覲談寇萊公準  
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擬崖州  
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  
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馮細梅語時好  
遇雷州寇桐鈔人謂始與李文定公迪同罷相而謂以  
內臣雷允恭傳宣復位乃逐公及其黨止人為之一空  
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庠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  
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  
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

不道之誅難逃於浩法天下快之讎川蘇黃門轍責雷  
州安置僦民屋章惇下州追治及後惇謫雷州問舍于  
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史記商  
君執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逃去至  
函谷關關吏不知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  
君乃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惇之謂矣

○宋王丞相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  
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  
饅頭時為盛饌也莊敏公之飭子弟安排者非丞相家  
常飯可知韓忠獻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若谷同遊  
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

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及  
亦莊敏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不常設矣今人以饅頭  
為粗食猪肉則齊人所恒用往往飫及僮奴官貴席上  
不以是稱口味也

○王沂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  
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  
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  
外允協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公言錄蘇  
東坡試制科中程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軾  
之材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  
天下之士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

則人無異辭今驟用之士論未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  
直史館東坡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李廌談記蓋賢相  
進用人才之道如此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  
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  
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  
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邪  
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閤  
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余所僦舍雖上兩旁風無有  
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  
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然則士當富

責之時丁患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樞密侍中曹利用當莊獻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所測凡有求三降而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侍中宅妣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者僥倖行之太后自是切齒遂成曹芮之禍歐陽永叔於歸田錄載以為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之所能防也春竊謂不然夫大臣柄國身任社稷家何所恤禍福有不必計者

曹氏於此內降恩澤苟非其公執而不行豈三降之可殺三降三執及再降而行之奸黠之徒豈不得以覬為之利曹於此智慮不足道而徒正不回之節亦少虧矣歐陽公載此為為忠不盡之勸可也而謂大臣禍患之來非智慮之所能防豈不悞哉

○李昉乖崖語錄載張公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糶至明年民或艱食即與元糶斛斛不增價糶之在已初無損於人則頗獲濟乖崖嘉歎遂坐黃而拜焉春嘗謂黃此事今日上夫居鄉自可量力做為若有司以此施諸條格為惠不細及觀張子詔橫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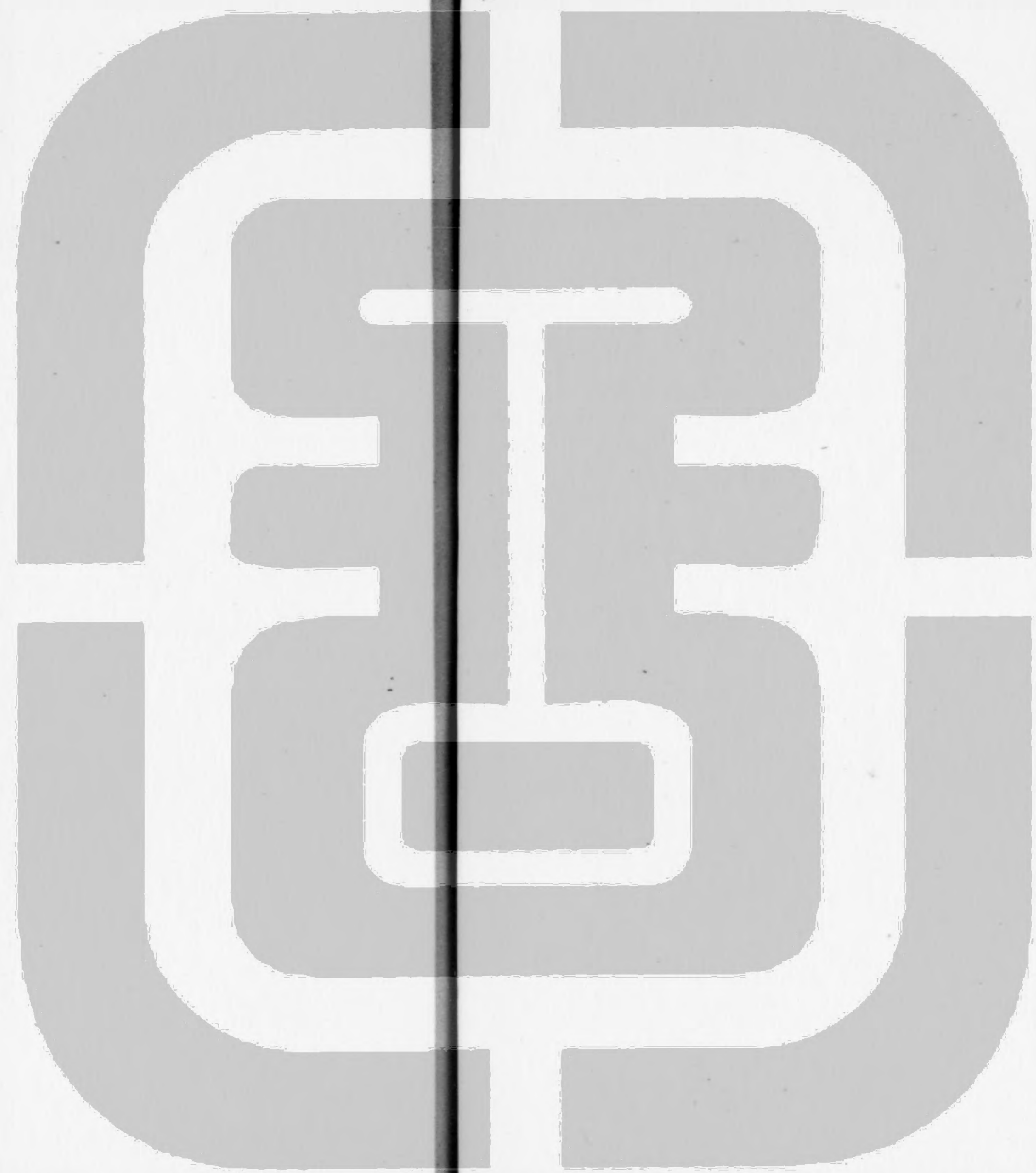
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其大者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然則此事公當時已著令於蜀矣黃之事固宜有當於公心者公豈其有感於黃所行而後推之官耶宋名臣事實張詠守蜀春糴廩米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六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少敢犯法及後議者格不行窮民無所濟去爲寇王晦叔知益州乃奏復焉蓋即此事耳奉謹合書之以告諸有志者

○宋王欽若爲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實古爲度支判官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勝矣僕將格之欽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上之貞宗大驚曰先帝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小人之情未有不攘人之善者欽若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繆誤有所遣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為多類此小人之情未有不推過於人而以善自歸者員宗嘗示喜雨詩宰相王旦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要進入改却否欽若時為樞密副使曰此亦無害



而密奏之帝愠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旦曰  
臣得詩未暇再閱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  
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畧不辨真宰相  
噐也帝顧旦而笑焉欲知小人之情春於欵若傳求之  
思過半矣

○范文正公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  
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  
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筭得非以  
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  
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介讀書南都時  
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  
日固好明日如何與文正事類二賢者使繼得人饋可  
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者此食豈  
為憂於不繼而以口腹累人君子之所不居也二賢之  
意蓋有在矣



卷之九

